

愛妳如草原的風

凱薩琳·蘇克里佛◎原著

張若瑤◎譯



by Katherine Sutcliffe

浪漫經典 573

林白出版

中華

• 浪漫經典 573 •

愛妳如草原的風
Jezebel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浪漫經典之573

愛妳如草原的風

Jezebel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8・7月

原 著：Katherine Sutcliffe

譯 者：張若瑤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封面繪圖：施凱文

美術編輯：麥發強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星吟

創辦人：林佛兒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27765889-0

傳真：(02)27712568

郵撥帳號：0014980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排版者：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二段111號2F

定價：新台幣200元

初版：八十七年七月

國際書碼：ISBN 957-812-735-9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莊柏林律師・
蕭雄林律師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布丁路#06-00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02-7472996 Fax：02-7438636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 浪漫經典 573 •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raming the title text.

愛妳如草原的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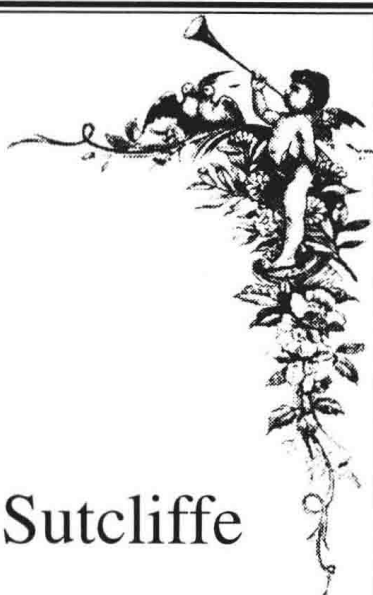
Jezebel

原著者：Katherine Sutcliffe

凱薩琳·蘇克里佛

譯者：張若瑤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原著書名／

Jezebel

by Katherine Sutcliffe

國際中文版授權◎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1997 by Katherine Sutcliffe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Fogelma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8,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浪漫經典之573

愛妳如草原的風

Jezebel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8・7月

原 著：Katherine Sutcliffe

譯 者：張若瑤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封面繪圖：施凱文

美術編輯：麥發強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星吟

創辦人：林佛兒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27765889-0

傳真：(02)27712568

郵撥帳號：0014980-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排版者：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11號3F

定價：新台幣200元

初版：八十七年七月

國際書碼：ISBN 957-812-735-9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莊柏林律師・

蕭雄林律師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布丁路#06-00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02-7472996 Fax：02-7438636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白瑞夫義無反顧地朝地獄之門直衝而去，哦，是與地獄（Hell）同音的德州、海爾鎮。他前來尋覓那奪走他心愛家人的惡棍。他對任何事物都已有了萬全的準備，卻沒想到會碰上貝嘉蒂。

她是鎮上那古怪牧師的遺孀，她的鄰居都唾棄她。貝嘉蒂好像舊約聖經裡被做了記號的蕩婦。

其實備受責難與悽慘遭遇的她，原本是一位知書達禮的淑女。豐衣足食的過去，使她從未預料因為命運的胡亂逆轉，而必須過著一種可怕的生活。

當白瑞夫出現在她位於荒郊野外的屋子時，孤單害怕的嘉蒂，正要生出她無父的孩子。瑞夫無法不出手幫助這個人神共棄的年輕母親，也無法不感覺到迅速在兩人之間蔓延開來的熱情。

瑞夫和嘉蒂毫無一點相像之處，只除了他們都有一段痛苦的過去——以及像吹過德州草原的風那般充滿承諾，與豐沛之給予的一顆愛心……



一八七〇年 德州 潘漢德草原

海爾鎮（譯註：Hell原意爲地獄）顯然已經全面凍結，還有他的臀部，更別提他那匹簌簌發抖的馬兒了。

無情哀嚎的夜風和疾落的雨雪，不斷打在白瑞夫的身上。他注視著眼前的海市蜃樓，隔著一層層打在他肩上的冰雪，幻象顯得具體而真實。它可說是一棟房子，但看起來更像簡陋的木屋；建築物殘破失修，門廊塌陷，一盞孤燈在傾盆大雨下忽明忽滅。這個可憐的地方顯然有人住，而他們應該不會拒絕一個充滿感激的陌生人前來尋求庇護的請求吧！

風撕扯他的外套，颳痛他的臉。他從冰冷的鞍座上僵硬地滑下，把韁繩鬆鬆地纏在鞍頭上。他好奇地接近房子，但在似乎有點問題的前廊階梯前暫時停下腳步。他心想，踩穿一、兩級已腐朽的階梯好過凍死在外，所以大膽地走向危險的第一階，忽然又停下來。

一聲長而痛苦的哀嚎讓他毛骨悚然，剎那間忘了冰冷的雨，是他的幻覺嗎？他匆匆瞥視身後，一面脫下一隻手套，伸手進雨衣裡，輕輕地握住腿邊的左輪槍托。一定是風。當風強

勁地吹過這種岩石遍地的鄉間，有時會產生一種讓人以為地獄裡所有的惡魔都咬牙切切齒地追著你的聲音。

天哪！他好冷。只要凍僵的手能握著一杯熱咖啡，他很樂意和地獄來的惡魔快樂起舞。他慢慢地繞過門廊木板上的一個凹陷。正舉拳準備大聲敲門時，又一聲尖叫傳來。這一次很清晰。他跳到一邊，背貼在牆上，抓起他的槍。此時，往事回憶像蝙蝠蝙蝠群衝出山洞般地湧入腦海——一個女人及小孩的尖叫、求饒、痛苦哭號及逐漸死去。

瑞夫閉上眼睛，開始倒數——十、九、八——只要能抹去記憶都行——至少在這時刻，他需要將精神集中於現在，而非過去；過去的事，等一下再想。

他迅速走向門邊，用足以使牆壁動搖的力量踢開了門。然後跪下、兩手緊握著槍，以一隻腳跟為支點，迅速對著房間角落的一個人影開火。

「罪犯」倒在地上，身上滿是窟窿，碎裂物滿天飛舞。瑞夫低下身體，扳起撞針，準備再發射。他注視著皮開肉綻的「人型模特兒」，臉上由冷轉熱。

四周一片死寂。

這個或可稱為客廳的地方，散置著一些還算正式的家具與數盞垂有水晶枝柱的鑲嵌玻璃燈，此時充滿了刺骨的寒意及令人窒息的霉味。一道微弱的光柱照在附近一處門檻上，門檻通往走廊，走廊兩側是幾個房門緊閉的房間。

瑞夫小心地移向狹長的走廊，他提高警覺，舉起手槍並瞄準前方，準備應付任何動靜。

到了廚房，他停下腳步，掃視四周，一張鋪有紅白方格布的粗糙木桌上，放置一盞燈，照亮廚房。一盤幾乎沒人碰過、且早就冷了的食物。一個藍白小點的咖啡壺擱在爐上，顯然已被忘記。燒焦的咖啡味令他空腹翻轉。

廊底的房間傳來悶悶的呻吟聲。他緩慢地走向敞開的門，先停在門邊，手指緊靠著扳機，血直衝耳邊，心在喉頭怦怦跳著。他迅速衝進房間，碰到地板再翻滾成蹲姿，準備一遇到恐嚇，馬上開槍。

他把背靠在鐵床架的腳邊，從陰影處窺視房內四周；房間小而舒適，地板上有些彩色的破地毯，窗戶上掛有纏邊的窗簾。

什麼都沒有，然後——

嘎吱的床聲及一聲輕歎出現，要不是此時強風已經緩和，他絕對聽不到。他慢慢地轉身跪起，正好窺視到羽毛床墊的上方。

他很快地閉上眼睛，很不情願地又睜開。

一個頭髮紊亂的婦人，兩手攤開地躺在他面前，膝蓋彎曲，兩腿大開，裙子撩到她懷孕隆起的大肚皮上。她抬起頭，眼中充滿明顯的恐懼。她怒視著白瑞夫，咬破的下唇正慢慢地滲出血來。

她對他發出嘶嘶的聲音。

他站在那裡，眼光從她臉上轉到她腿間一個即將出生的嬰兒頭。

「該死！」他說。她馬上舉槍對著他。他迅速俯下，她開了一槍，他連忙俯衝到門邊，她再次開槍，鉛彈炸開他身後的牆，然後削過他的頸背。

他跌跌撞撞進入廚房，衝撞到椅子。他捏著頸背，咬著牙詛咒。

「大變態！」女人尖叫。「賊東西！滾出去，小心——我丈夫會殺了你！」

丈夫。老天！他可不想面對一個暴跳如雷的丈夫，更不願扯入房間內發生的事。

好，出去就出去。就讓那個巫婆躺在那裡獨自受苦吧！他沒空也沒興趣捲入這種麻煩。他握著槍，不再理會自頸背緩緩滴下的血，走向客廳，跨過受重傷的人體模型走向門口，手放在已失去光澤的黃銅門把上卻沒有轉動。他在等什麼？

「出去！」那女人從屋內大叫。

「好啦！」他拉開門，冰冷的強風立刻用力襲來，把他打得後退半步。

雨雪漸漸濃密，瑞夫只好舉臂前擋。他從門廊跳出去，跌跌撞撞地回到留下「傑克」的地方。

馬兒已經不見了。

「他媽的！」他踢著凍結的泥土，把槍塞回皮套，壓底帽子。他在濕透的黑夜中找尋遮蔽，很不情願地回頭看看房子，卻意外地發現屋後三十公尺處有座看似隨時會垮的穀倉。果然沒錯。他的馬就在裡面，正舒適地窩在一隻急需被擠奶的牛，和看到他闖進只會咕嚕咕嚕叫的豬之間。黑暗中有一隻騾子，嚼著稻草並不懷好意地瞪著他的馬。

馬兒不滿地噴鼻息，轉而以臀部對著瑞夫，把頭藏在臨時馬廄的角落裡。強迫他的馬再次去面對天氣不會容易，但他估計，只要一小時就能到達海爾鎮。一到鎮上，他就可以把累壞的馬寄放在當地馬房。他自己則可以到旅館房間洗個熱水澡，找個小伴……再來一頓不含豆類的大餐。

馬兒豎起耳朵，而且威脅地抬起一隻後腿，不讓瑞夫靠近。「休想亂來。」瑞夫寧笑著，但當他拾起韁繩，把不情願的馬拖到門邊時，他還是很小心地和牠的後腿保持距離。

牆上掛著覆有灰塵且已發霉的馬具及繩索。瑞夫皺起眉頭，對於穀倉裡這些缺乏保養的設備感到不安，對於屋內婦人的痛苦更加不安。因此他遲遲沒有騎上馬兒，往鎮上飛奔。

在愈加惡化的暴風雪下，遠處的房子看起來渺小而脆弱。煙囪沒有煙跡，稀貴的柴薪堆在廚房門邊。

那婦人根本沒有丈夫。他十分確定。

他卸下馬鞍及銜，把馬背毯丟入乾草中，然後沈重地走過已達小腿的雪地。這次，他從後門直接進入廚房。一面發抖，一面適應昏暗的室內。他的目光望向火爐上瓷釉剝落的水壺及水槽邊鉤子上掛著的一籃洋葱，因周遭環境所引起的回憶再次襲來。

他已好久不曾站在廚房，沈浸於洋葱味、咖啡香和女性的氣息之間了。

他一定會離開這裡。但首先他要看看自己是否可以做點什麼——任何事——以確保隔壁房間裡的那個巫婆有足夠的木材以免凍死。

房子寂靜無聲，感覺比剛才更冷。火爐上的火已完全熄滅。只要再過半小時，水盆裡的水就會開始結冰。

瑞夫脫下帽子，丟到髒碗碟散置的桌上，再抖掉還在滴水的雨衣。不過，他還不算解開槍袋。絕不。如果那個瘋女人再次拿槍對著他，他有可能會還擊。

他握穩了手槍，手指輕放在扳機上，走向她的房門。她好像睡著了。當然還沒死，也還沒有嬰兒的蹤影。感謝老天！他也許可以守候一晚，以確定沒有可怕的事發生，但他可不想介入一個歇斯底里的生產過程。

她呻吟，頭在潮濕的枕頭上翻來覆去。「上帝啊上帝，」她低語。「我到底做了什麼要受這些折磨？」

瑞夫揚起眉毛。「看著妳的肚子，我倒有一個想法。」

女人喘著氣。眼睛馬上睜開，虛弱地抬起頭，摸索已掉在地上的散彈槍。

瑞夫走進房內，用左輪槍指著她的頭。「這只是要預防妳從枕頭下拿出另一把槍，夫人。我通常不會讓人白白射我，而且我從不失手。」

「是嗎？」她發出嘶嘶的聲音。

「沒錯！妳尚未眨眼，我的子彈就已穿過妳的腦袋，而且我不會猶豫。」

「真好！我快難產而死還不夠——現在又有一個兇殘的殺手想要——喔。哇！又來了。喔，老天，殺了我吧！解除我的痛苦吧！求求你。如果令人嫌惡的你還有一點點高尚的同情

心——把槍對著我，殺了我吧！」

她抓著頭上方的牀架，咬緊牙關。她的臉脹紅而扭曲。她的頭髮散在眼睛上，背部彎曲。她的腿更開，腳跟推入床墊，一聲尖叫自喉嚨衝出。

當陣痛減輕，女人癱在床上，滿身大汗，全身虛脫。「老天，喔，老天，」她不規律地呼吸。「事情不大對。」

「妳在反抗它。」瑞夫把槍放回皮套，眼光未曾離開女人害怕、痛苦的臉。對一個快接近生產的人來說，她的臉實在太枯瘦了。

她的頭又再度翻動。然後，藍色的眼睛直視著他，一個既非生氣也非懷疑的眼光。「你懂什麼？你是醫生嗎？」

「我看起來像個醫生嗎？」

「你看起來像個乞討食物的流浪漢，或是趁火打劫的人。」

他微微一笑。「我知道妳應該順著陣痛往外推。目的是把孩子生出來，而不是要把嬰兒留在那裡，等他長大自己走出來。」

當他靠近床邊時，她虛弱地試著合起腿、拉裙子遮住。「不必麻煩了，」他說。「那些我都看過了。」

「至少沒看過我的。」她抬起下巴，露出傲慢的表情。

「感謝我的幸運之星。妳怎麼稱呼？」他開始捲起袖子。

「先生，你覺得你在幹麼？」

「既然我在這裡，我想我該——」

「你休想碰我！我警告你——」

「某個妳想像出來的丈夫會突然出來對我開槍，對不對？」

「我的確是已婚的，你這個邪惡、沒教養的混蛋。」

他環顧四周。「夫人，這個屋子曾有男人來過的唯一暗示，就是嬰兒快出生了。雖然嬰兒的母親歇斯底里且毫無理性。」

她再次嘶嘶作聲，然後因痛苦而扭曲。

瑞夫回到廚房，抓起堆在爐邊的木柴丟進燃屑中，又從琺瑯大口水罐倒水至茶壺中。

一瓶半滿的威士忌被塞在麵粉罐後。痛飲一、兩杯可幫忙那女人度過即將來臨的痛苦，或許也可讓她放鬆一些。當然包括他自己。他還在這裡做什麼？扮演接生婆，幫一個顯然已經發瘋的女人接生？

他暢飲一杯，又另一杯。

如果他夠聰明，他早該離開這裡，進城找一個接生婆來幫忙隔壁房間的女人度過生產的考驗。他懂什麼？只看過一個小孩出生。除了祈求上帝讓一切順利外，他沒幫什麼忙。那畢竟，感謝老天……只是一下子而已。

他留在這裡真的只是浪費寶貴的時間。只要到鎮上一晚，他就能達成目標——最終目標